

说是现今最好的系列小说。”

——斯蒂芬·金



Peter Robinson

INNOCENT GRAVE

班克斯警探系列

无辜的坟墓

[加] 彼得·罗宾森 著 张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6170 号

Peter Robinson
Innocent Graves

Copyright: © 1996 by Peter Robin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辜的坟墓/(加)罗宾森著;张颖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02-006758-9

I. 无… II. ①罗…②张…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7703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秦俊全
封面设计:李 佳

无辜的坟墓

Wu Gu De Fen Mu

[加]彼得·罗宾森 著
张 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6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75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758-9

定价:28.00 元

献给谢拉

1

一切都是从夜晚开始的。浓雾顺着溪谷向下蔓延，将伊斯特韦尔镇裹挟在它裹尸布般的怀抱里。集市广场上的雾渗进了鹅卵石间的缝隙；雾气蒙住了来自昆斯阿姆斯的欢声笑语，也削弱了昆斯阿姆斯的红色和琥珀色的窗格玻璃里透出的光线；雾气涌动并舔舐着冰冷的窗玻璃，穿过狭小的门缝潜入了室内。

在圣玛利亚教堂的墓地里，雾看起来最为浓厚，一个红褐色长发的漂亮女人在这里游荡着，她光着双脚，醉醺醺的，手中端着一个盛满黑比诺葡萄酒的红酒杯，这杯子颤颤巍巍的，随时随地都有摔下来的可能。

她在粗短而又长满瘤子的紫杉树间和布满苔藓的石子路间跌撞前行。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看到了鬼魂。灰色的、半透明的身形在前面的墓堆里迅速地飞来飞去，但这可没把她吓着。

她继续朝英克格列夫陵墓走去。

它在前方的大雾中若隐若现，壮观而华丽：古典流线是由大理石雕琢而成的，杂草丛生的台阶一级级朝下延伸到了厚重的橡木门前。

可在她看来，它就是天使。她喜欢这个天使。它凝视天堂，就好像与尘世没有任何牵连，双手呈祈祷状紧抱在一起。尽管它是坚固的大理石，她却常把它想象成是无形的，她甚至可以伸出手来完全穿透它。

她有点翘起，对着那个天使举起了手中的玻璃杯，一口喝下了半杯红酒。她能感觉到脚下阴冷而潮湿的地表和草地。

“嗨，加百利，”她说道，嗓音有点含混。“很抱歉，我又做错事了。”她打着嗝，把手放到了嘴上。“不好意思，但我似乎不能……”

这时她看见个东西，一个黑白相间的条状物体从陵墓后面朝外伸着。出于好奇，她眯着眼睛看着，并磕磕绊绊地朝它走去。在距那个东西还有一码远的时候，她才看清那是一只黑色的鞋和一只白色的袜子。里面还有一只脚。

她摇摇晃晃地向后退缩，手捂在嘴上，然后绕到了坟墓后面。她能辨识出的还有一双苍白的腿，金发，敞开的小背包以及圣玛利亚女子学校的栗色校服。

她尖叫着扔掉了酒杯。酒杯碰在了一块石头上，被摔得碎沫四溅。

紧接着，圣玛利亚教区牧师的妻子丽贝卡·查特斯跪在了碎玻璃上，开始狂呕。

2

雾气中有股骨灰的味道，督察警长艾伦·班克斯想道，他一边立起他的雨衣衣领，一边匆忙沿着碎石小道朝微弱而又稀薄的灯光处走去。或许这只是他的想象。虽然他还没有看到尸体，可他还是感觉到胃里那种熟悉的收紧了的感觉，谋杀案总给他带来这种感觉。

艾伦·班克斯到了现场，就在灌木丛过去的一条狭窄的砂砾小道旁边，透过帆布屏风，他看到了格伦迪宁法医模糊的侧影，法医正弯腰处理躺在地上一个轮廓模糊的东西，就像詹姆士一世时的一幕

哑剧。

大雾搅乱了正常的到达次序。班克斯接到电话的时候，还在诺斯阿勒尔顿的一个高级官员的会议上，因此，他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才到的。犯罪现场摄影师彼得·达比已经到了现场，侦探员巴里·斯托特也来了，在这个地方看到他可并不稀奇，他素有“招风耳”之称。斯托特最近刚从索尔福德调来，并从原先警官的位子升迁到现在的职位，斯托特是临时顶替警官菲利普·里士满的，菲利普已前往苏格兰场^①去参加一个电脑特队了。

班克斯深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屏风后面。格伦迪宁法医抬起了头，香烟挂在嘴角，烟味混杂在围绕着他们的雾气中难以辨别。

“啊哈，班克斯……”他操着轻快的爱丁堡腔说道，然后缓缓摇了摇头。

班克斯低头看着尸体。在伊斯特韦尔待的这些年里，他还从未处理过类似的案子。在伦敦他倒是见过更糟糕的，这也是他离开曼特要求北调的部分原因。可显然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当然，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关于英国犯罪率呈下降的趋势，乔治·奥威尔^②是对的，还真是在下降了。

女孩子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正仰面躺在一个维多利亚式大坟墓后的草丛里，草丛又深又密，坟墓上端立着一个大理石雕刻的天使雕像。天使背对女孩，透过大雾，班克斯能够辨识出它两翼已经碎裂的羽毛雕刻。

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大雾，长长的金发呈扇状铺泻在脑袋周围，犹如一个光环，脸上红中带紫，右眼边上有小小的创口，脖颈周围有些

^① 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负责地区包括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治安与交通维护等勤务，位于伦敦的西敏斯特区。

^②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作品。

褪色。一个泪珠状的大血滴正从她鼻子的左翼涌出来。

栗色校服被揉成了一团搁在她边上，白衬衫从上面被撕开了；胸罩也被扯掉了——从外表来看，是被相当粗暴地撕扯掉的。

班克斯觉得太有必要给她遮身了。因为工作关系，他已经看到太多远非一个男人该看到的東西，诸如眼前的这些小事，对他来说要远比鲜血和内脏来得更有冲击力。女孩子看起来伤势很重，她被冷酷无情地强暴了。他能够想象得出她的屈辱，她被如此的曝光于众，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又是该如何面红耳赤地匆忙遮住自己的身体。可现在她已经感觉不到羞耻了。

在她的腰部以下，有人掀起了她的裙子，露出了大腿和私处。两条长长的腿呈四十五度角度打开。白色的袜子被褪到了脚踝处。她脚上穿着一双边上有搭扣的亮光闪闪的黑鞋子。

尸体旁放着一个被打开包盖的背包。背包带的一边已经与一端的金属环脱裂了。班克斯用笔推开背包盖，他看到一行工工整整用钢笔写的地址：

德博拉·凯瑟琳·哈里森小姐

霍桑巷 28 号

伊斯特韦尔

北约克郡

英格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

欧盟

地球

太阳系

银河

宇宙

他难过地笑笑。这是典型的青少年顽皮腔，他当学生时也干过同样的事情。

霍桑巷就意味着富有，一般圣玛利亚区的人都这么认为。这里占地广阔，其间大多为独体别墅，每幢别墅都自带一个占地一两英亩的花园，长长的车道两旁和槌球草坪边上都是成荫的山毛榉。在那儿生活，你得赚足够的钱，最起码要雇得起一个园丁。圣玛利亚学校每学期的学费大概是一千两百英镑，班克斯初到镇上来时已经核实过了，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付不起女儿特蕾西在那儿的学费。

班克斯从犯罪场景行动组(SOCO)找来一些取证袋，拎着背包的边沿，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一个袋子里，他找到的无非是几本封皮上写有德博拉·凯瑟琳·哈里森名字的练习本，一副便携国际象棋，一些化妆品以及手机套里的三个松软棉球。为什么背包被打开了呢？他思忖着。背包纽扣看起来相当结实，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在搏斗中打开的。有人在找什么东西吗？

格伦迪宁在指挥他的一个下属提取死者口腔、阴道以及肛门处的药签，还收集了死者的阴毛。然后他咕哝着弯下了腰，“我老了，班克斯，”他边说边揉自己的膝盖。“老得没法做这些事了。”他将头转向尸体。格伦迪宁身材修长，花白头发，两腮边蓄满了被尼古丁熏黑的小胡子。法医大概五十好几了吧，班克斯暗自猜测。

他们离开了现场，屏风遮住了他们直面死者的视线。时不时地，彼得·达比的闪光灯会突然亮起，这是大雾天照相机的闪光功能。班克斯没有拒绝格伦迪宁的一项高档服务。通常他只抽带过滤嘴的时运香烟，可最近几个月他戏剧性地戒掉了，甚至都不需要随身带烟盒。好吧，在格伦迪宁递来一只金光闪闪、刻有姓名开头字母的打火机的当儿，班克斯想，在慵懒的夏天，没有案子需要侦破的时候，戒烟还是挺容易的。可现在是十一月，还有一具尸体正在脚旁。他点燃烟，咳了起来。

“老弟，你得注意自己的咳嗽啊，”格伦迪宁说，“你知道，这也许是肺癌的前兆。”

“没事的。我只是感冒了,没什么大碍。”

“哎……好吧,在这么一个不爽的夜晚,我可不期望你把我拖到这儿来光为讨论你的健康问题,对吧?”

“当然不是,”班克斯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还不能对你说很多,但是从她的肤色和喉咙上的印记来看,我只能说她是被绷带勒住窒息而亡的。”

“有什么绷带的迹象吗?”

“只是私下里说说,背包的背带与这个印记可是非常的吻合。”

“死亡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哦,拜托,老弟。”

“不清楚吗?”

“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到三个小时。但别说是我说的。”

班克斯看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八点。也就是说,当事人可能是五点到六点点间遇害的。那么,不是她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至少不是从学校直接回家的路上。

“她是在这儿被害的吗?”

“哎,几乎可以这么说。坠积性充血与尸体的这个姿势是完全一致的。”

“她其它的内衣上还有什么迹象吗?”

格伦迪宁摇摇头,“只有胸罩了。”

“你什么时候能上手术台做尸体解剖?”

“这是今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来得及吗?”

班克斯咽唾沫,雾气撩拨着他的喉咙,“可千万别忘了。”

“好的。我会在手术间给你预留个最好的位子。我不回家了。你现在就可以把她运到停尸间去了。”

格伦迪宁说着转身消失在了大雾中。

班克斯独自站了片刻,尽量想忘记刚才看到的那个女孩手脚敞开、如此残酷地横尸在他跟前的样子,也尽量不让自己绝望地将横陈在这

个位子上的尸体想象成自己的女儿特蕾西。他在英克格列夫陵墓边上小心地掐灭了香烟，并把烟头装入了袋子里。现场再没有能引起关注的东西了。

几码外，他注意到草丛中有片亮闪闪的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走上前并蹲了下来。看起来，好像有人在这里呕吐过，闻上去也如此。他还能辨识出酒杯的柄和酒杯的碎片，似乎是被墓碑边上的石头撞碎的。他小心翼翼地用食指和大拇指夹起一块碎片。上面沾着污垢，也许是血迹，也许是红酒；他无法确定是哪一个。

他看到侦探员斯托特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把他叫了过来。

“知道这个吗？”他问道。

斯托特看了看那块玻璃片及其上面的秽物。“是丽贝卡·查特斯留下的。就是发现这具尸体的那个女人，”他说道。“她有点古怪。她现在在教区牧师住处。女警察肯普正和她在一起。”

“好的，我一会儿和她谈谈。”班克斯指指陵墓，“有人检查过那儿吗？”

“还没有。我已经打发警员艾肯去看看能否从教区牧师那儿搞到钥匙了。”

班克斯点点头。“瞧瞧，巴里，我们应该派人去通知女孩的父母。”

“我还在这个地方做新手的时候就明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工作，那就让其他人来做吧。但要把它完成。”

“很抱歉，”斯托特边说边摘下了眼镜，用一块白色的手绢在上面擦拭着。“我有点……”他对尸体打了个手势。“当然，我会去的。”

“你肯定？”

“是的。”

“好吧。我随后就到。你去之前，给警员盖伊和警官哈切利打个电话，让他们也到这儿来。也许有人得把吉姆从赛马会上给拽出来。”

斯托特抬抬眉毛。班克斯注意到斯托特在他提及警官哈切利时稍

嫌厌恶。好吧，他想想，他有的好受了。

“尽量把这街上的警察都召集起来。我希望尽快将此区的每幢别墅都调查一遍。这可能是个漫长而忙乱的夜晚，但是我们最好手脚麻利点。人是很健忘的。更何况，明天那帮秃鹰还要上这儿来。”

“秃鹰？”

“那帮搞新闻、做电视的人，还有那些观光客。这儿马上就要变成马戏场了，巴里。你得做好准备。”

斯托特点点头。警员艾肯带着钥匙出现在陵墓处。班克斯从一个搜捕队借了支火把，然后和斯托特小心翼翼地踏着长满野草的台阶拾级而下。

用钥匙捣腾了片刻，厚重的木门开了。他们发现自己同死尸一起置身于黑暗中，支架上摆放着六具棺木。雾气漫过了台阶，径直穿过他们身后的门，萦绕在他们脚边。

这个小小的墓冢并没有死亡的气息，仅仅是泥土的气息和发霉的味道。值得庆幸的是，这里并没有新入土的英克格列夫家族的成员。五十年前，这个家族就搬离了伊斯特韦尔。

班克斯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蜘蛛网，它们看上去像是被纺在了空中。他微微打了个冷战，用火把照亮了眼前的地面。在离门口最远的角落里，摆着两个空伏特加酒瓶，还有一堆烟蒂。很难判断它们有多长时间了，但绝不是五十年前的。

他们在此没发现任何其他重要的东西，再次回到空旷的地面，对班克斯而言简直是种莫大的解脱；外面仍旧雾气蒙蒙，可从墓冢里出来以后，会觉得外面犹如一个晴朗的夜晚。班克斯让犯罪场景行动组的人收集起那些空瓶子和烟蒂，并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彻底搜寻。

“我们得在这儿设立个谋杀室，”班克斯再次转向斯托特道，“还要找一辆货车停在现场附近；便于载运人们前来观瞻。布展负责人，电话线，还有文员，这些常规准备都要到位。让苏珊·盖伊来负责这些。最好也通知警察局长。”班克斯补充道，心里随即一沉。

那时候,班克斯还是伊斯特韦尔刑事侦缉处的资深刑事警探,当时侦探督察格里斯索普在修建干石墙时摔断了腿。从理论上讲,来自诺思阿勒尔顿北约克夏分部的侦探督察长杰克·沃姆斯利理应负责谋杀调查。但是凭经验,班克斯从侦探督察长沃姆斯利为数不多的电话中获悉,他不该指望太多。他被造谣正忙于解决泰姬陵那不值一提的小规模案件,而这案子不过是个单纯的谋杀案而已。如果阻力来自四面八方,班克斯明白,最大的阻碍是来自新局长:杰里迈亚“吉米”·里德尔,一个急功近利的野心家,动不动就是耳提面命的长官训导。

“对墓地我们也需要一次彻底的地面搜索,”班克斯继续道,“但是我们最好白天再做,特别是,也许晚上雾气还会再散开一点。无论如何,要确保好好看管这个地方。”班克斯环顾四周,“这儿有多少出口?”

“两个。一个在北集市大街附近,另一个离肯达大道不远,过桥就是。”

“那应该是比较容易防范的。这墙看起来相当高,足能挡住任何闯入者的入侵了。但我们最好还是安排几个人在周边巡逻,有备无患。我们最后需要的是某个大无畏的记者能在明天的早报上全部刊登上有关现场的照片。河边有什么入口吗?”

斯托特摇了摇头。“那儿的墙很高,而且墙头还布满了玻璃碴。”

“是那种受欢迎的地方,不是吗?”

“听说它们已经被故意破坏了些。”

班克斯透过大雾,瞥了一眼教区牧师住所的灯光,它们看起来就像一双空洞的眼睛。“你也是基督徒,不是吗,巴里?”

斯托特点点头。“是的,但是圣卡斯伯特教区,不是圣玛利亚教区。”

班克斯朝牧师住所点点头。“你知道这儿的牧师是谁吗?”

“丹尼尔·查特斯神甫。”

班克斯挑挑眉毛。“原来如此。我不太知道细节,但他不就是最近在新闻中被提到的那个人吗?”

“是他。”斯托特咬牙切齿道。

“有意思，”班克斯说道，“太有意思了。”说着他朝牧师住处走去。

3

前来应门的女人站在门后，班克斯猜想她有三十五六岁吧，富有光泽的褐色长发犹如瀑布一般披散在肩上，橄榄色的肤色，大大的浅褐色眼睛，还有那双他所见过的最为饱满而又极具美感的嘴唇。她的眼神饱受惊吓而又飘忽异常。

“我是丽贝卡·查特斯，”她边说边伸伸手，“请进吧。”

班克斯跟着她穿过大厅。她是个高挑的女人，一袭厚重的黑色披肩裹住了她的肩头，宽松的蓝色长裙顺着她臀部的曲线一直拖到了走廊的石头地板上。她光着双脚，脚很脏，脚踝处和脚背上还沾着草叶。在她右脚的跟腱处还有个新伤口。她走路的时候，臀部有些过于摇摆，这比他印象中牧师妻子的摇摆幅度大些。这是他的想象吗？或是她看起来脚有点立不稳？

她带他进了一间客厅，客厅的天花板很高，四周贴着色泽暗淡的条纹状墙纸。女警察肯普站在门边，班克斯告诉她可以离开了。

苹果绿色的天鹅绒窗帘被拉上了，遮住了凸窗，也挡住了外面的大雾。门的正对面有个空空的瓷砖砌的壁炉，壁炉前方堆着一大堆褐白色相间的皮毛，班克斯觉得虽然像草却是狗之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他都希望它待在那儿别动。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狗，而是他无法忍受它们对他淌口水，还滋扰他。班克斯对猫倒是更为钟爱。他喜欢猫的傲慢自大、离群索居以及它们的调皮捣蛋，他倒宁可养只宠物猫，可他没养，因为他妻子桑德拉对这些严重过敏。

唯一的取暖设施是远处靠墙边的一个小小的白色电暖炉。班克斯庆幸自己还没脱掉雨衣。谢天谢地，有这个温暖的保护层。

咖啡桌周围摆着三把带棕色灯芯绒靠垫的椅子，靠垫有点破旧，其中一把扶手椅里端坐着一个男人，浓黑的眉毛几乎在额间相连，这是一

张眉头紧锁、狭长而苍白的面庞，颧骨异常地突兀。他饱受折磨的眼神，有点像一部老电影中那个年轻而麻烦不断的神甫。

班克斯进屋的时候，这个男人站了起来，这个动作犹如一个刚从窝里出来的巨型长腿动物在舒展筋骨，随后他伸出了纤细的手。

“丹尼尔·查特斯。要喝咖啡吗？”

他用手指了指，班克斯注意到了桌上的咖啡壶，随即点了点头。“来点吧，”他回答道，“清咖，不加糖。”

班克斯坐在了沙发上，丽贝卡·查特斯挨着他坐下。在咖啡桌上还摆着一个黑比诺葡萄酒的空瓶子。

丹尼尔·查特斯倒咖啡的时候，丽贝卡也走到一个玻璃门橱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瓶子和一个白兰地球型大烧杯，为自己满上了一大杯。班克斯注意到她丈夫生气地看了她一眼，而她却熟视无睹。这咖啡很不错，班克斯刚喝了一口，很快就觉得自己喉咙的刺痛有所缓解了。

“我知道你受了可怕的惊吓，”班克斯说道，“你觉得你还能回答几个问题么？”

丽贝卡点点头。

“很好。你一发现尸体就报警了吗？”

“差不多是。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它是那个样子，我……我先是呕吐了。后来我就跑回这儿来给警察打电话。”

“你当时正在墓地干什么，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夜晚？”

“我去见天使。”

她的声音几乎就是低低的耳语，班克斯无法相信自己是否听对了。“你说什么？”他问道。

“我是说，我去见天使。”她湿润的大眼睛挑衅地盯着他的眼睛，它们的眼眶因哭泣而红了。“有什么不对吗？我喜欢墓地，至少我喜欢。”

“那些玻璃片是怎么回事？”

“我拿着一杯红酒。失手把它给掉了，后来我就摔倒了。瞧瞧。”她把裙子掀到膝盖处。虽然两条腿上都包着绷带，但血还是渗了出来。

“也许你该看看医生吧？”班克斯建议。

丽贝卡摇摇头，“我没事。”

“你以任何方式碰过尸体吗？”班克斯问道。

“没有，我什么都没碰，我都没有走近她。”

“你认出她了吗？”

“我只知道她是圣玛利亚女子学校的学生。”

“你知道一个名叫德博拉·凯瑟琳·哈里森的女孩吗？”

丽贝卡把手放在了嘴上，点了点头。刹那，班克斯觉得她又想吐了。虽然她的丈夫没有任何举动，但班克斯还是能从他的表情上辨识出，他也认出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那女孩就是那个东西吗？”丽贝卡问道。

“我们想是的。在鉴定还没被确定之前，我得请求你们别对任何人吐露任何事。”

“当然不会。可怜的德博拉。”

“这么说你认识她了？”

“她在唱诗班，”丹尼尔·查特斯说，“学校和教堂毗连紧密。她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所以她们来这儿做弥撒。她们中有许多人也都在唱诗班。”

“你知道大概五六点钟左右她正在墓地做什么吗？”

“那是条捷径，”丽贝卡说道，“是从学校到她家的小路。”

“但是学校三点半就放学了。”

丽贝卡耸耸肩。“她们要参加俱乐部，还有各种社交和活动。你最好问问格林博士吧，就是校长。”她又喝了口白兰地。壁炉前的那条狗纹丝不动。有那么一刻，班克斯觉得它都已经死了，随后他又注意到它呼吸时皮毛在缓缓起伏着。它太老了，和死了差不多。班克斯就是这么感觉的。

“傍晚的时候，你看到或听到外面有什么响动了吗？”他问道。

丹尼尔摇摇头，丽贝卡说，“我觉得我听到过。当时我正在厨房开

酒瓶。听上去像被窒息住的呼喊声或什么。”

“那你做什么了？”

“我走到了窗前。当然，在这样的大雾天，我看不清任何该死的东西，几分钟后，我就再没听到其他什么声响，我肯定是只鸟或是某个小动物的声音。”

“你还能记起那是什么时间吗？”

“六点钟前后吧，或许稍晚几分钟。因为当时电视里刚开始播放地方新闻。”

“那么，即使你觉得自己听到了喊叫声，你还是在四十分钟后独自步入了无比漆黑而又雾蒙蒙的墓地？”

丽贝卡将眼光投在了空酒瓶上。“当时，我已经忘了这些，”她答道，“再说，我也告诉过你，我把它当成是动物的声音了。”

班克斯转向丹尼尔·查特斯。“你听到什么了吗？”

“直到我因为看到了尸体而尖叫着从外面回来之前，他都一直在书房，”丽贝卡答道，“书房是前面的另一间房，在离墓地远的那边。在那儿他应该听不到任何声音。”

“是吗，查特斯先生？”

丹尼尔·查特斯点点头。“没错。我正在研习一篇训诫。恐怕我妻子是对的，我什么也没听到。”

“最近你们有谁看到陌生人在这个区逗留吗？”

他们双双摇摇头。

“最近有谁去过英克格列夫陵墓吗？”

查特斯蹙了蹙眉头。“没有。就我所知，五十年来那里都没人去。我只把钥匙给过你们的一个人。”

“你通常把钥匙保管在哪里？”

“放在教堂里。我把它挂在一间礼拜室的挂钩上。”

“这么说来，每个人都能拿到了？”

“是的。但我不清楚——”